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

中國騎兵戰史資料

軍事委員會軍訓部

後漢騎兵戰史

第一章 北魏歷代戰役

第一節 參合波之役

甲 戰役起因

前一五二六年（魏道武登元年）後燕慕容垂，即皇帝位於中山（今河北定縣），掩有幽（今河北北部）冀（今河北南部）及并州（今山西中部）諸地，遣使與魏通好，且數出兵助道武平亂，兩國頗爲敦睦。登國五年，道武遣其弟秦王觚使於垂，垂留觚不遣，遂絕行人。登國六年，垂挾秦王觚向道武求名馬，道武絕之，交惡益深。登國十年，垂遣其太子慕容寶率兵五萬伐魏。

乙 戰役經過

前一五一七年（登國十年）秋七月，慕容垂遣其太子寶寇五原（今五原東），八月遣武親兵於河南，斷其歸路。始寶之出，垂已有疾，於是道武詭其行人之辭，臨河告之曰

：『汝父已死，何必遽還？』寶兄弟聞之，憂怖以爲信然；至是士卒駭動。十月辛未，寶燒船夜遁，時河冰未成，寶謂道武不能渡河，不設斥候。十一月己卯，天暴風寒，冰合，道武進軍濟河，以輕騎急追之。乙酉夕，至參合波（今山西大同）之西，時寶之太史令斬安，言於寶曰：『今日西北風動，是敵人將至之應，宜兼行速去，不然必危』，寶不以爲然。是夜道武部署衆軍，東西爲犄角之勢，約勒士兵，束馬口，御枚無聲，拂曉，衆軍齊進，日出，登山下，臨其營。燕軍晨將東行，顧見魏軍至，遂驚擾，道武縱騎騰躡，寶軍大潰。寶衆約五萬，悉被俘，而寶僅以身免。

丙 概評

初，燕以兵力五萬之衆，進佔五原，在戰略上，已囊括魏東北部之壞朔（今綏遠薩拉齊）武川壞荒（今豐鎮）三重鎮；復又足資窺取河南（今黃河之南）之沃野重鎮，侵入魏部之腑臟，領有絕對主動之地位。是時於戰略態勢言，魏乃居於劣勢，然道武率能避實擊虛，初以詭辭宣傳，動搖敵之戰鬥意志，於會戰前轉移敵方由主動而變爲被動。燕寶

不察，既墮道武計中於前，又妄謬估計他人所不能，造成判斷上根本之錯誤，致疏警戒，尤忘備戰，其不失敗者何待？道武之進軍波河，輕騎急追，實爲戰術上應有之處置，其約勒士兵，束馬口，銜枚無聲，於拂曉之衆軍齊進，登山下，臨敵營之戰鬥動作，實具有沉着，靜肅，迅速，秘密，猛烈，先制，攻擊精神旺盛之諸條件，得能充分發揮騎兵之戰鬥特性，以急突之勢，一戰而將敵擊潰，達成殲滅戰之目的，實爲我騎兵史上最輝煌光榮之戰蹟。

第二節 柏肆塢之役

甲 戰役起因

魏道武大破燕慕容寶於參合波之役後，次年春，慕容垂親率兵伐魏，斬柔乾（今山西山陰縣南）守將拓拔虔，隨至魏都之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西北，時道武東幸，聞變急還，垂聞道武將返，築城自守，疾甚，乃遁，死於上谷（今山西廣靈縣西），子寶秘喪，還

至中山僭立。是年秋八月己亥，道武大舉討慕容寶，親勒大軍四十餘萬，南出馬邑（今山西朔縣）踰句注（今雁門山）旌旗絡繹二千餘里；並遣將封眞等，從東道襲幽州（今河北涿縣）圍薊。九月戊午，次陽曲（今太原北四十五里）燕之并州牧遼西王農棄城遁。十一月庚子朔，道武至眞定（今河北正定），於是自常山（今河北定縣）以東，守宰或走或降，惟中山，鄴（今河南臨漳縣西四十里）及信都（今河北冀縣東北）三城不下。道武乃遣東平公儀攻鄴，王建李栗等攻信都。道武於戊午，進軍中山，己未，圍之，道武與諸將計議曰：『朕量寶不能出戰，必憑城自守，急攻則傷士，守則費糧；不如先克鄴，信都，然後還取中山』。諸將稱善，道武乃幸魯城口。

乙 戰役經過

前一五一五年，春正月壬戌，道武率騎圍信都，是夜，燕之冀州刺史慕容鳳踰城奔中山。癸亥，信都守將張驥，徐超舉城降。二月丁丑，道武軍宿於鉅鹿之柏肆塢（今河北藁城縣北約三十里）臨滹水（即滹沱河），其夜，寶悉衆犯營，燎及行宮，兵人駭散。

，道武驚起，不及衣冠，跌出擊鼓，俄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稍集。道武設奇陣，列烽營，外縱騎衝之，寶衆大敗，走還中山，獲其器械數十萬，俘寶尙書閔亮及其秘書監崔暹等。

慕容寶既敗，乃求和，請送秦王觚，割常山以西奉魏，乞守中山以東，已而背約，道武遣將圍之，寶奔龍城（今熱河）爲蘭汗（慕容垂舅）所殺，後燕於是滅亡。

丙 概評

是役之會戰前，慕容垂率兵攻魏，斬桑乾守將拓拔虔，遂至魏都平城西北，而道武聞變急還，關於斯時。而雙方作戰之主兵，究騎也？步也？因史未詳載，但依據上述史籍之推斷，似均以騎兵爲主，或無疑義，因燕之乘道武東幸而攻魏，其佔桑乾，逼平城，純爲騎兵襲擊之動作，足證當時戰術之思想，則趨於襲擊，是戰鬥兵種應以騎兵爲主也。

道武於伐燕時，親率大軍四十餘萬，南出馬邑，踰句注，至真定。更遣將軍封真等

，從東道襲圍幽薊。此在戰略上，係採包圍攻勢。至道武雖以主力完成中山之包圍，但寶之憑城死守，足使魏之突擊以求速決之企圖，大受鈍挫。然道武以主力移攻信都，割取燕東南信都及鄴之兩戰略據點，以削敵勢而搖敵志，後再待機還取中山，是道武在作戰指導上，實具有優超之戰略天才。

二月丁丑，道武軍返柏肆塢，臨滹池水而宿營，其企圖仍在以急轉之勢而攻取中山。寶因失士折兵，在戰爭態勢上，已處於絕對劣勢，實無以逸待勞，藉以取勝之可能，其於當夜出敵意表而以全力襲擊魏營，目的在制機先，一舉而將敵撲滅，作孤注一擲之最後掙扎，以求挽回劣勢與危機，斯實爲勇猛果敢之壯舉，與夫戰術上之唯一手段。惜其部署失當，僅知舉全力以突擊，又不知控置相當之預備隊，資以應付爾後戰況之變化，致內遭敵之逆襲，外受敵之包圍攻擊，腹背受敵，乃至慘敗，良引憾事。

當寶衆犯營時，而燎及行宮，兵人駭散，道武驚起，不及衣冠，跣出擊鼓，足見道武之惶悴應戰，其事毫無準備。惟道武臨危不驚之鎮定指揮，實爲古今高級指揮官中

之鳳毛麟角者。至道武設奇陣，列烽營，外縱騎衝之各事；而外縱騎衝之，揣情測理，自屬非假，蓋斯時道武所率之主力，其兵力最低當在二十萬左右，以二十萬之大軍，其宿營地所佔面積之廣，可想而知，主營被襲，而在主營外圍宿營之部隊，其聞警馳援，自係理之必也。惟道武設奇陣一節，殊令人不敢遽信；恐爲史人不諳軍事，以缺乏軍事科學之頭腦，而故張其辭，以粉飾道武當時因疏於警戒而遭襲之狼狽窘態。是道武之勝也，乃勝在慕容資知祇舉全力而突擊襲敵，不知控置預備與掩護支援諸部隊，以應付爾後之戰鬥。

此役，魏燕雙方之戰術特點，則悉爲襲擊與威脅；其精神與今之閃擊戰原則，毫無二致，所不同者，僅爲缺乏科學與工業之新技術條件而已。然魏燕共同之缺點，則爲在平時不固邊防；在戰時不講求搜索與警戒之手段。魏初之失土與折兵損將，燕終之軍覆國亡，吾人應引作殷鑑。

是役，按史載魏獲燕之器械，以數十萬計，而燕於柏肆塢，所使用之兵力，當在十

萬以上，斯大兵團之襲擊，實爲我騎兵戰史之壯舉，其雖失敗，然猛烈果敢之精神，頗足令人稱道，大可珍貴之一頁。

第二節 雲中之役

甲 戰役起因

蠕主大檀，當魏明元帝時，曾屢次南徙犯塞，經明元帝親討，復遣山陽侯，奚斤等以輕騎遠追，大檀駭懼，遂不敢復犯，待明元帝崩，太武帝卽位，大檀聞而大喜，以爲有機可乘，遂率衆六萬騎入寇雲中（今綏遠薩拉齊之東北）。

乙 戰役經過

前一四八七年八月，大檀率衆六萬騎入寇雲中，殺略人吏，攻陷盛樂（今綏遠和林格爾），太武聞警後，卽率輕騎親討，由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出發，三日二夜至雲中，未及設營，大檀卽騎圍太武五十餘重，騎逼馬首，相次如堵焉，士卒大懼，太武顏色自若

衆情乃安，縱騎猛衝，大檀部衆潰亂，自相殘踏，潰退遁走。

丙 概評

雲中爲魏北重鎮，魏都平城之屏障，雲中失，平城將大受威脅，太武率輕騎馳救雲中，其意在克復雲中後，而腰擊蠕衆，以取得戰爭之主動地位，在求間接保衛平城，所謂：『擊東救西』極爲智之上者。

平城至雲中之距離，計長約四百餘公里，魏以三日二夜之行軍，馳達雲中，是每日之行程，則在百公里以上，此高度強行軍之成功，固爲此次戰役致勝之一因；但太武於被敵重圍時，而神色自若之鎮靜沉着，指揮若定，亦爲致勝之要因。由是役之結果，當可斷定，魏軍平時之訓練，必較蠕軍爲優也。蓋觀及蠕軍圍太武軍五十餘重，以騎逼馬首，相次如堵，乃竟圍而不衝之史載，足見蠕衆之平時毫無訓練，遇好機而縱之逝去，祇知亂而不知戰，實係烏合之衆。故是役大檀軍之被太武軍擊潰，自爲蠕軍平時不重教育訓練之必然因果也。

第四節 栗水之役

甲 戰役起因

蠕蠕大檀自雲中戰役失敗後，仍圖乘機蠢動。而太武於是年冬，曾遣長孫翰等征討蠕蠕，以試探其虛實，車騎次漠南，蠕蠕北遁，諸軍追之不獲而還。

迄二年五月，太武見於塞外遠征，必須有良好之運輸與補給，才能期其成功，乃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，運粟塞上，以供軍食。冬十月即大舉北征，諸軍至漠南，舍鎰重，輕騎齎十五日糧，絕漠討之。大檀部落，駭驚北走。太武諸軍限於遠疲，補給不宜，未獲而還。大檀復乘其大軍新退之際，即遣其子率騎萬餘入塞，殺掠邊人而走，使太武大軍疲於奔命。

自大檀遣其子率騎萬餘入塞殺略邊人後，太武即練兵于南部，將襲大檀，以雪其恨。公卿大臣，皆不願，獨崔浩勸行，帝從崔浩計。

時會江南使還；稱「宋文帝謂曰：『汝疾還告魏主，歸我河南地，即當罷兵，不然，盡我將士之力』，而未有犯河南意」，太武聞而大笑，告公卿曰：「龜龜小豎，自救不暇，何能爲也，就使能來，若不先滅蠕蠕，便是坐待寇至，背腹受敵，非上策也，吾行決矣。」於是遂發平城之兵，大舉北討。

乙 戰役經過

前一四七五年，夏四月庚寅，魏太武車駕自平城出東道向黑山（今綏遠薩拉齊南），平陽王長孫翰從西道向大娥山（今烏拉特齊西），同會柔然（即蠕蠕）之庭（今杭愛山南西庫倫附近），五月次於漠南，舍輜重，輕騎兼馬，襲擊柔然，至粟水（今之翁金河）柔然先不設備，民畜滿野，驚怖散去，莫相收攝，大檀絕跡西走，其弟匹黎，先主東部，聞有魏寇，率衆欲就其兄，遇翰軍，翰縱騎邀擊之，殺其大人數百，大檀聞之震怖，將其黨族，焚燒廬舍，絕跡西走，莫知所至，於是國落四散，窟伏山谷，畜產野佈，無人收視。太武沿粟水西行，過漠將竇憲故壘，六月車駕次於菟園（今之土拉河），去平城三千

七百餘里，分軍搜討，東至瀚海（今外蒙古東部），西接張掖水（今甘肅境），北度燕然山（今天山），東西五千里，南北三千里，而高車諸部（外蒙西北部）復乘勢抄掠。柔然部衆先後降魏者三十餘萬，俘獲戎馬百餘萬匹。冬十月振旅凱旋于京師，告于宗廟，列置新人于漠南，東至蠕源（今上都河），西暨陰山，竟三千里。至是蠕蠕部落衰弱，大檀發疾而死，其子吳提立，遣使朝貢，太武賜之衣食，上下感德。

丙 概評

先是，於前一四八七年，太武率輕騎戰敗大檀軍於雲中，蠕衆潰走，其主力根本未被魏軍擊潰，且蠕性狡玩，素喜侵亂，其族性頗似今之哈薩。當時爲魏之邊患，到處滋擾，使魏討伐而喘息不安者，則爲蠕蠕。是太武雖其有問津江南，侵宋之野心，則因蠕蠕寇邊，有後顧之憂，終迫其雄圖大受牽制，而無從施展也。是年冬太武遣長孫翰等率部北征，不能不云其有逞戰勝餘威而使蠕蠕懷威之企圖。然以此之征討，藉悉漠北之地形敵情，查作將來大舉討伐之準備，斯實爲戰略上適當之設施。

太武對於敵方地形敵情偵察明瞭後，感覺大軍征伐，於深入敵境後，不能因糧於敵，乃預籌糧秣之補給，深合統御遠征軍在敵境作戰之指揮要領，其至漠南舍輜重，輕騎齎十五日糧，絕漠討之，是太武意在速戰速決，急於求功。但大檀率部，避實北走，而誘太武軍深入圯地，致陷太武軍疲於運動，補給中斷，乃不得已迫而還，境遇至此，而太武軍之士氣勢則銳減。大檀投此好機，襲擊魏軍，使太武大軍受挫而疲於奔命，是大檀者，可謂極盡避實擊虛之能事也。揆察斯次太武軍遠征，而受挫之原因，其於出兵討伐之先，在作戰準備上，當稱週密，於初期所採之戰略，乃亦完全適當，但於中間，不應舍輜重於漠南而輕躁率進急於求功。故是次太武之失敗，應歸咎其在戰術行動上，未能始終依據既定之戰略，而遭此重創，深爲可惜。

太武討蠕未成，反遭其襲；而太武痛定思痛，乃整軍經武，練兵於南部，圖以雪恨，誠爲統帥者應有之堅毅秉賦。凡爲統帥者，決心既定，任何感力，不能動搖，實爲國具之主要條件。否則，朝定夕移，其與俗夫何異？故吾人對於當時太武之處境，內有公

卿之勸止，外有宋犯之顧慮，內外阻力，均不能動搖征蠕決心之卓絕精神，深致敬佩！况蠕性好亂，累爲邊患，太武自登位以後，因蠕蠕侵襲而抵禦討伐者再，乃至喘息難定；倘不先行征服蠕蠕，而卽南下戰宋，蠕主大檀必乘機侵襲於後，魏之腹背受敵，殆無疑異。蓋宋文帝自討徐羨之等，又殺檀道濟後，其他宿將均已翦滅無餘，斯時實無規復北方之力；是太武不顧宋之聲言威嚇，毅然決然，動大軍以征蠕蠕，則太武縱觀全局，大有卓識，誠乃知己知彼而善於廟算者。

迨前一四七五年，夏四月庚寅，太武親率大軍一部，自平城出東道向黑山，另遣長孫翰從西道向大娥山，軍分二路推進，目的在以包圍之勢，會於柔庭然其至漠南，又舍輜重，輕騎兼馬，驟至粟水，其企圖在以疾風之勢，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，猛襲蠕蠕以摧毀其戰鬥意志。結果，蠕蠕猝不及防，終至驚怖潰散，大檀西逃，其弟匹黎馳援，亦被翰軍擊潰。太武大軍，縱橫掃蕩，幾近數千里，降俘敵衆三十餘萬，虜獲戰馬百餘萬匹，造成遠征之空前大捷，固爲其閃擊戰之成功，攷其致勝因素有二：（一）當一四八

五年時，以征蠕未成，反遭其襲，太武感及部衆戰鬥力量，尙未能達其理想所要求者，隨有南部之整軍練兵，以作雪恨之準備，自爲致勝之基因。(二)夫遠征作戰，侵入敵境深，則軍心固結；侵入敵境淺，則軍心渙散，此爲天經地義之理。此次太武軍至漠南，卽輕騎兼馬，突至粟水，而出敵不備，猛烈襲擊，蠕部駭散，軍至無抗，魏之士氣自然爲之大振；同時大檀走逃，蠕蠕失去首腦，秩序混淆，勢如破竹，於是太武軍至，所向披靡，如入無人之境，獲得大捷。故此大魏軍之勝，而太武具有深入敵境，摧毀柔庭之決心與冒險性，以及其在大軍運用指揮上，極得迅速與秘密之要訣，亦爲致勝之要因，實無待言。